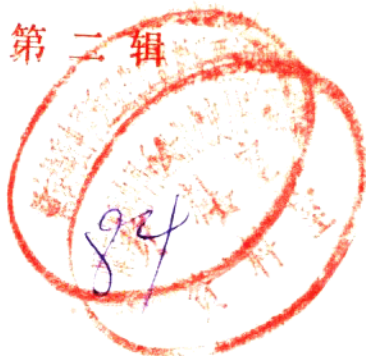


13.09

连城党史資料

第二輯



中共连城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

连城党史资料

第二辑

中共连城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目 录

回忆录

- 汀清连区纪事.....俞炳辉 (1)
- 艰险历程
- 回忆三年游击战争.....李德安 (9)
- 回忆俞炳荣同志.....俞炳辉 (31)
- 连城“二战”时期情况的回忆.....卢新标 (37)

文物、资料

- 张南生日记(续)..... (42)
- 清安乡苏维埃政府会议记录..... (99)
- 第二次各区妇委联席会议决议案..... (116)
- 红军歌曲..... (140)

人物春秋

- 黄富群.....李传耀 (121)
- 曹顺兰.....卢运泉 (129)
- 梁明德同志早年生涯片断.....张展文 (137)

汀清连军分区纪事

俞炳辉

一九三二年春，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成立。为保卫红色政权，加强武装斗争，经党中央批准建立了福建省军区，委任罗炳辉为司令员、谭震林为政委，谭政为政治部主任。确定司令部、政治部设在省工农民主政府所在地——长汀。省军区下辖杭永岩、汀清连、宁清归三个军分区，汀清连军分区为第二军分区。省军区统辖红新十二军（原红九军），红独七师及各县赤卫团、模范营等地方武装（后扩编为独八、九、十师，编为红十九军，叶剑英任军长、杨尚昆任政委、杨英任政治部主任），一方面同白匪作战，策应红一方面军之斗争，另一方面扩大闽西新区，建立和发展乡镇基层组织。此后根据地军民同心战斗，终于夺得了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然而，在中央苏区不断扩大的大好形势下，以博古为书记的临时中央却竭力排斥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搞起所谓反“罗明路线”斗争来。自一九三三年三月起，他们随意撤换红军和地方组织内持不同意见的领导干部，对他们进行残酷斗争，无情的打击，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郭滴人、

游瑞轩等许多好同志横遭清洗。搞到后来，各级组织都大抓“同情罗明分子”，弄得人人自危，革命队伍内部元气大伤，好端端的胜利局面被活活葬送了……。

在这内部混乱的情况下，人员调动十分频繁。我原在省保卫局任统计科副科长，七月间，省委收发室（机要）的兰荣玉忽然调来接替我的职务，我被调任省委巡视员；不到几个月，我又被调往汀州市委任宣传科长。市委书记兼组织科长是钟德标（长汀人），妇女主任叫郑义秀（永定人）。是年十月，国民党开始对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为扩大力量，反击敌人，中央红军在苏区又组建“少共国际师”、“工人师”，我又被派去做扩军工作，任务是动员五至六百名工人、学生和青年团员到这两个师去。汀州市店员和作坊工人中青年居多，我们就把重点放在这些行业里，提出的口号是：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争取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政权！在中华苏维埃武装动员部部长王子刚和省苏维埃武装动员部副部长张开荆亲自指导下，仅一个多月我们就动员了近五百多名各行各业工人和青年学生踊跃参军。

刚完成扩军任务，王子刚部长又通过市委指名要我带这些新兵上前线，我便同这支新建队伍一起编入省军区补充团，团长姓吴（名字忘了），政委赖荣传。部队要开到江西去，就在这时，省军区政治保卫分局局长刘德兰得知我在补充团里，他觉得我做过一段保卫工作，表现还不错，又有一些经验，便把我调到他的局里，后来分配到第二军分区任特

派员办事处主任。于是，我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连城。

二分区司令员兼政委曹狄~~楚~~是湖南人，这位大个子三十来岁，原是黄埔军校学生，指挥作战有两手，篮球、乒乓球也打得不错，是个很有朝气的共产党员。当时二分区没有参谋长，只设参谋处，其中三个同志给我印象很深：作战参谋黄治平，对党十分忠诚，人又颇为灵活，肯动脑筋，群众关系处得非常好，后来在三年游击战争中，我们一起在方方、罗忠毅同志领导下开展游击斗争，他做了许多工作，但在做争取土匪改邪归正工作时不幸被周煥文匪徒杀害于连城西门外。还有个王参谋是湖南人，学生出身，文化程度较高，工作也有水平，很受领导重视。另一位李参谋同我们接触也很多。政治部主任黄一善也是学生出身，很善于宣传，大家公认他工作水平很高。政治部秘书是个年纪很轻的同志，名叫张迪。还有组织、宣传、民运、敌工等干事，姓名大都记不清了，只记得一个叫张化南，龙岩人；另一个是广东大埔或梅县人，很善做群众工作。

我们特派员主任办事处隶属政治部，我任特派员主任，还有一个秘书、两名干事。秘书黄仁是长汀人，只有十七、八岁，满脸稚气，文化水平也不高，工作却很认真，两名干事，一个叫王林昌，上杭才溪人，抗日战争中牺牲了。另一个叫吴志祥，龙岩白砂人。省军区直属队的特派员是郑铁雄，红九团特派员是王国珍，明光独立营特派员是何志远。

司令部下设卫生处、供给处，政治部下设没收委员会等机构。卫生处主任姓宫，河南人，随五军团暴动参加了革

命。他虽是旧军人出身却为人正派，医术也比较高明，工作很负责。然而当时“左”倾思想统治一切，有些领导总怀疑他靠不往，白匪进攻连城时，为防他逃跑投敌，把他送到四都医院里，后来在“肃反”中，他被冤杀了。二分区有个很小的医院，设在连城西门沈屋祠堂，数位护士在这里为干部战士看病治伤，一个叫罗招娣，一个叫童菊英，都是本地人，张龙娣是龙岩人，吴凤珠是红八团团长沙金声的爱人，他俩是恩爱夫妻，时常信来函往，我们都以此同她开玩笑。有一回，邱团长在信上做了一首诗：“百里美妻我喜爱，坐井观天独自叹，好似鸳鸯别群后，不知何时能见面。”我们知道后，便跑到吴凤珠面前背给她听，羞得她满脸通红，头也抬不起来……

二分区所辖部队主要是红九团和明光独立营，另有特务营（两个步兵连、一个侦通连）及几支游击队。红九团在清流、永安、姑田、梅村方向活动，明光独立营在四堡至清流一线对付土匪、反动帮会和地主武装。岩头（罗坊）区游击队有四、五十人，在罗坊、北团、四堡一带活动，新泉、朋口、池溪等地的模范营和赤卫队主要对付梅村方向的周焕文土匪队伍和反动地主武装，以及付柏翠指挥的部队。除这些归军分区指挥的部队外，各县也管辖部分游击队。

当年，二区机关驻在城关西门转龙桥沈屋祠堂前的沈家，这是一座有厢房的大屋，司令部设在正屋与东厢房，政治部设在西屋。警卫营的两个连，一个驻北门担任警戒，一个驻县城的西南面监视来敌。

我在二分区工作期间，战斗非常频繁，反动团匪不时前来袭击骚扰我们。我就亲历过三次战斗。

头一次发生在姑田，当时我正好到红九团检查工作。到达部队的第二天清早，洪田、小陶方向的大刀会配合华仰桥团匪向红九团发动进攻，会匪们挥舞大刀长枪，狂呼乱叫，密密麻麻地拥过来，气焰十分嚣张。团长吴胜、政委罗桂华沉着指挥，把敌人放到跟前才下令开火，一阵排子枪、步枪就打乱了敌人的阵脚。会匪们一见四周的同伙横七竖八地往下倒，个个乱了方寸，手忙脚乱地扭头窜逃。我军抓住战机，跃出阵地猛追上去，同那些顽抗的会匪拼开了刺刀。是役，我军英勇反击，干净利索地解决了战斗，不仅歼灭了部分大刀会会匪，巩固了姑田一带的红色政权，而且使红九团军威大振。从此，四周的反动武装一听红九团来了，便闻风而逃，不敢再贸然来犯了。

第二次是红九团向梅村方向进发，明光独立营到姑田、林地地区来换防，小陶、洪田一带的大刀会得到消息后，又蠢蠢欲动，企图骚扰苏区。分区决定先发制人，派一支精干的部队去袭击他们。这一回，我随明光独立营的一个连带了一挺机枪一同前去，乘天黑摸到洪田附近的一个庄子上。大刀会徒正聚在祠堂里搞迷信活动，香烟燎绕，烛光曳摇，谁也不曾发觉红军已到了门外。我们一声喊，机枪、步枪子弹“嗖嗖”地朝祠堂飞去，只见靠近门窗的几名会匪“扑腾腾”地倒了下去。祠堂里顿时乱作一团，会徒们一个个紧贴在地上，不住地乞求神鬼显灵，保佑自己不要把小命送在红

军老爷手里；主持祭礼的坛主溜得更快，一头扎进祭坛肚里，只剩颤抖的双脚露在外面。我们给大刀会以惩罚性的打击后，即安全撤回苏区。当然，大刀会再也没有胆量到苏区来找麻烦了。

第三次是分区得到情报，说罗坊游击队与清流的童子军有联系，有叛变的迹象，遂派我去了解情况。我到罗坊、岩头游击队的当天夜里，该游击队队长见事败露，急忙勾结清流、四堡的童子军袭击我住的北团山下庄。我与游击队员们仓促应战，与敌人短兵相接。在激烈战斗中，只有三个同志杀出重围，大部分人壮烈牺牲，其余都负了伤（后来治愈的仅七人），我也多处受伤。在这紧急关头，明光独立营营长贺万德率部自四堡回来路经此地，恰好听到群众议论此事。他们了解情况后，立即赶到现场，把我们抬回连城后，又送进四都医院治疗。

我们二分区的干部战士自觉遵守毛泽东同志亲手制订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占公家便宜，不损害革命利益。政治部主任黄一善患有肺病，体质很弱，仍和大家一样拼命工作。

有一回他操劳过度，咳出很多血来，只得躺在床上休息。曹狄舜司令员听到消息，便要我随他一起买了些鸡蛋去看望他，曹司令还从没收委员会领了三根土豪家抄来的小人参，带给黄主任补养身子。黄主任说什么也不肯收东西，好说歹劝，他才接下了我们用自己的津贴买的鸡蛋，三根小人参却无论如何也不收。他说：“我是没收委员会主任（当时没收委员

会由政治部管辖），自己带头拿公家的东西，享受优待，怎么能够说服教育别人呢？红军的纪律是铁的纪律，我病得再重，也不能违犯它！……”曹司令员拗不过他，只好将小人参又送回没收委员会去。

红军干部战士的模范行为，使部队在群众中威望甚高，苏区群众自发地拥护子弟兵，支援我军作战。当时，白狗子、土匪一出动，立即就有老百姓送来情报，使我们有所防备。战斗打响后，群众组织起担架队救护伤员，给部队送饭送水，少先队、儿童团也打着小旗宣传鼓动，前线后方一片热气腾腾，军民关系亲密无间。苏区百姓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子弟兵的事迹真是不胜枚举。我在山下村负伤时，就是当地群众救了我，一口一口给我喂热米汤，我才缓过气来，等到明光独立营的到来。没有群众的救护，我早不在人间了！

当时的环境虽然很艰苦，但在战斗间隙，分区还是很注意活跃部队生活，开展各种文体活动。一九三三年冬，二分区在连城召开运动会，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各县和部队都派了代表队参加比赛。运动会在分区驻地西南面的一个大操场上举行，比赛项目有兰球、跳高、跳远、赛跑、射击、刺杀、钢刀、武术等，运动员个个奋勇争先，观众们人人笑逐颜开，三天里气氛一直十分高涨。在开幕和闭幕仪式上，曹司令员、黄主任等作了讲话，宣传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号召军民锻炼身体，增强体质，为保卫苏维埃而战。乡亲们舞着狮子前来庆贺，还送来草鞋、斗笠、雨伞、毛巾、烟丝、大米、蔬菜、猪肉等许多慰问品，有的敲锣、有的打鼓，加

上操场四周的红旗和巨幅标语，真是一派节日景象。优胜的运动员领到了茶杯、毛巾、笔记本等奖品，还受到口头奖励。我负责大会的保卫工作，自己也参加了打兰球、撑杆跳高的比赛。当时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五十年过去了，二分区的战友大都不在人世了，然而他们当年创建的革命业绩却永远留在人民心中，激励着我们还活着的老战士和新一代们继续他们的事业，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去不停地拼搏！

先烈们的遗愿一定会在我们手中实现。

艰 险 历 程

——回忆三年游击战争

一、战 燕 城

李德安

红九团夜袭宁洋城成功，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和食盐、布匹等物资，在把这些胜利品护送中央苏区后，部队立即返回连（城）宁（洋）永（安）边界休整。

山区，倒春寒过后，气候便开始转暖，不寒不燥，万物生机勃勃。四月十八日的这天清晨，部队三五成群地开出去帮助贫苦的乡亲蒔田。我和几个战士刚出香寮村口，迎面碰上了团部的三个侦察员，那个头稍高点的是小老乡李屋子，他过来一把抓住我的胳膊，神情诡秘地在我耳边悄声说了点什么。待我要问清时，他却耍起刁皮，笑着说：“嘿嘿，这可是军事秘密。”

“鬼东西”！没等我攥起拳头捶他，他已经拔腿跑了，跑得老远，还回过头来给了鬼脸。

红九团是在一九三二年冬，由连城、长汀地区的地方武装在新泉区矾头扩编组织起来的，全称是“福建军区红军独立第九团”一年多时间，同军阀卢新铭残部之马鸿兴、易启

基两个团，以及华仰桥、周焕文的民团、汤学铭、罗藻的土匪、大刀会等反动武装作战数十次，多次袭扰敌十九路军在朋口与新泉的联系，配合红四师、红五师歼灭敌四六六、四六七两个团的战斗，还单独和国民党部队较量多次，除攻打永安城失利外，几乎没有吃过什么亏，指战员们越打士气越高，好象上了瘾似的，三天不打仗手就发痒。这时听李屋子口气，我心里估摸着准是又有仗打了，便顾不得帮老乡干活了，我让同志们先下田去，自己回头跟着团部侦察员赶到了营部。一营营部设在村西头一座平房的右厢房里，厢房里隔着一道木板墙，前面的一半是营部办公的地方，后面的一半是营长赵群和教导员张清辉的宿舍，他俩那两张构成“丁”字形的门板搭起的床铺，几乎占满了整个房间。我到营部时，两个营领导正和侦察员在屋里谈着，李屋子却象“守门神”似的半开玩笑半当真地把我挡在门口，我想偷听一下究竟什么任务，也给讨厌的小李打扰得无法听清。我连捶了他几拳头后，正退出门要走，赵营长出来了，他说是有事研究，叫我别走。他还叫通信员小林，去通知连排干部来开会。趁着大家还没到来之前，我缠着营长要他先透露一下消息，他说肖劲光和粟裕同志率领的红七军团，从江西宜川经宁化、清流，到达了安砂，准备攻打永安城，打击卢兴邦的反动势力，迎接即将到来的反“围剿”斗争。吴胜团长和罗桂华政委指示我们九团指战员，要全力以赴，配合作战。这消息太激动人心了，我听了连声叫好。

永安别称“燕城”，它位于武夷山脉和戴云山脉之间的

燕溪岸畔，是沟通闽西北的重要山城。相传这里是在明朝景太年间为了镇压农民起义才设立的县治，数百年的封建割据，遗存下一座坚固的城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这里成了国民党牵制转战闽赣边界的工农红军、掩护其主力进攻中央苏区的据点之一。去年团首长曾经要想打下它，指示我们带一个侦察小组摸到城边进行侦察，弄清那里的地形和敌情。燕江，是由古田经热西向北和由安砂向东流下的两条溪河，汇合于永安城的西南角绕城墙西边向北经三元，南平注入闽江。绕城西的这段溪面宽二百米左右，水深一米多，流速较快。出城门有道浮桥，通坑边、大湖、清流的官道。溪的西岸是块不大的起伏山地，城南、城东及东北方向十多里都是丘陵地带，沿着山势的凹峻筑起的城墙，有二丈来高，十来尺厚，是一座高大坚固的古城堡，城墙四周和墙楼均有坚固的战斗设施。

这里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反动军阀卢兴邦的势力范围。卢兴邦是当土匪起家的，开始成立土匪武装，一九三〇年经与蒋系军阀刘和鼎混战后，扩编为国民党五十二师，卢任师长。闽西军阀郭凤鸣在长汀长岭寨被毛泽东、朱德同志率领的红军击毙后，卢匪就成了闽西北一带实力最为雄厚的军阀了。永安城主要就是他的部队驻守着的。到了十月间，当我们得知城里只驻着卢匪的一个营和县保安团不上千人，团首长便下定攻城决心，队伍披星戴月地奔到了西洋，侦察员报告说城里的敌人准备向贡川方向逃跑，团首长命令我们快速前进。到达了永安南门外的城隍庙时，已是晨熹初露，城

门楼上的哨兵隐约可见，可以判断敌人仍在城里（后来据俘虏供称，他们以为红军是大队伍来攻城，就在我们运动的同时弃城逃跑，途中探明我们只有一个团，他们马上掉转头，回城坚守城门刚刚关闭，我们队伍就赶到了），团首长按预定的方案，命令一营掩护，二营架梯登城，但因敌人是早有准备的，所以我们偷袭不能奏效，一登城就被发现，突击队三十多位同志，在重机枪掩护下虽登上了城楼，但很快就受到敌人阻拦，展开了肉搏战，因力量过于悬殊，全部牺牲，后续部队数次架梯登城同样受挫。到了上午九时左右，只歼敌一个排，攻城战斗只好停止下来。九团上下对这次战斗的失利，一直是耿耿于怀的，现在七军团老大哥来了，要打永安，还能不高兴吗。三个连队的连排干部一到，听赵营长宣布了命令，情绪都十分高昂，任务一明确便各自赶回连队，进行组织和动员工作。

七军团的首长接受了九团上次攻城未能取胜的经验教训，拟定的方案是要在一定的距离上挖地道，送炸药到城墙底下炸开缺口，然后攻进城去歼灭敌人。具体部署是派部分兵力占领贡川一带，准备打击沙县、三元方向前来增援之敌；派二十一师占领大湖、坑边、吉山一带的正面有利地形，由北向南方向攻击歼灭溪北外围的敌人；派十九师和九团担任主攻，占据燕溪南岸，从城东北和城南方向打进城去。挖地道的任务由九团一营和十九师加强给五十五团的布置工兵连担当。要求各部队于十九日拂晓前进入指定位置，在永安城外二里的地方形成了一个包围圈。

我们二连接受了配合五十五团工兵连挖地道的任务，当天下午离开驻地经西洋，赶到城南茅坪，已是次日凌晨了。连休息也顾不上，阙连长和陈指导员就领着我们几个排干，到北门同工兵连的同志接头。工兵连住在北门高地南侧的棚子里。兄弟部队的同志一见面，那亲热劲自是不必说的了，双方干部各自介绍一番后，便就亲切地交谈了起来。工兵连长的姓名现已无法记起了。只记得他是一个中高个、长脸型、清瘦结实的身材，很健谈，同我们寡言少语的阙连长正相反。看上去约莫有二十七八岁模样，挺精干的，据说他是经过红军工兵学校第一期培训出来的，又有两三年的实践经验，称得上是个工兵专家了。他操着满口兴国话，跟我们介绍许多有关挖地道的测量、施工、被复等基本知识。许多问题我们一下听不懂，阙连长笑着说：“这里面还挺有学问的哩，这样吧，技术问题老大哥你们包，力气活我们来。”会见后，阙连长又请工兵连长到我们连给大家作了一个挖地道作业的报告。

根据主攻部队选择突破口的位置，确定以北门外小高地的有利地形为掩护，在距离城墙七八十米处的群众家里打开掘进口。要求地道的防护层要有二三米厚，通道宽一米二三，高一米三四。掘进开始非常困难，地道小，不好运动，前面只能有一个人蹲跪着，用锯断把柄的锄头，象敲麦芽糖似的一锄一锄地掘着。坑道里空气不流通，在里面作业时间稍长就会闷得透不过气来，所以每人只能轮流挖掘二三十分钟，其他人排着长队在后面传土。遇上烂泥的地段，边挖边

渗出水来，每进半米，洞壁两边和顶部都得用木头和门板支撑住，预防塌方。有一天，把老百姓的粪坑挖通了，粪水一下子涌了进来，发出了难闻的恶臭味，在坑道里作业的同志都昏昏沉沉地退了出来，一查，李班长和二班付两人还在里面，有人说准是沼气中毒了。几天没有睡觉的阙连长刚刚躺下床，听这一说，一骨碌跃起身来，喊卫生员跟上，跑到了坑道口，拿湿毛巾捂在嘴上，进入坑道。我也捂着湿毛巾跟了进去，阙连长抱起李班长，我抱起二班付，一前一后侧着身匍匐出坑道口，经过一阵紧张的抢救，两个班长方苏醒了过来。随后，阙连长和陈指导员又指挥大家提着粪桶，拿着粪勺子，进去把粪水舀出来，再铺上一层沙土，才恢复了坑道的作业。虽然清除了粪水，但坑道仍然又脏又臭，同志们不时感到恶心难受，浑身痒痛，一个个都长了疖子，有的化脓成疮。在我们挖掘过程，工兵连连长经常到现场指导，排险情、设支架都是工兵连的同志干的。由于兄弟部队之间，干战之间的齐心协力，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坑道掘进速度越来越快，由一天四、五米，到一天七、八米，最后一天可以挖到十一、二米，第六天终于挖到了城墙脚下。

我们挖坑道的几天里，兄弟部队配合得非常巧妙，队伍都在离城堡二三里的地方，一面照常吹号，出操、训练；一面积极准备登城器材，进行攻坚演练，摆开了一个强攻的架势。城里的敌人见红军兵临城下，惊恐万状，但他们只把注意力放在应付我强攻方面，城墙周围增添工事，加紧防守，梦想能象上次那样，凭着坚固的古城堡，依靠轻重机枪、手